

# 葉聖陶集



# 葉聖陶集

## 第一卷

---

● 穷 愁

---

● 隔 膜

---

● 火 灾

---

江苏教育出版社

# 叶 圣 陶 集

第 一 卷

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编

---

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1.25 插页14 字数228,200

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000册

(平装5,000册, 精装3,000册)

---

ISBN 7-5343-0078-9 /I·2

---

统一书号: 10351·017 定价: 平装3.20元  
精装4.50元

责任编辑 缪詠禾 常烽岚

## 出版说明

叶圣陶先生今年九十二岁了。我社请叶至善、叶至美、叶至诚三位同志主编这部《叶圣陶集》，希望这部集子能如实反映叶圣陶先生一生的工作和生活。

《叶圣陶集》包括文学部分(小说、童话、散文、诗歌及其他创作，以及对文学创作的阐说和对作品的评论)，教育部分，语文教育部分，出版和编辑工作部分，日记、书信和其他部分。

我社计划在五年内完成这部集子的编辑和出版。

江苏教育出版社

1986年11月

# 目 录

## 穷 愁

玻璃窗内之画像·····	3
穷 愁·····	8
博徒之子·····	16
贫女泪·····	21
孤宵幻遇记·····	25
终南捷径·····	29
瓮牖顽梦·····	32
良心上之敌忾·····	37
一贫一富·····	42
某教师·····	48
灵台艳影·····	51
我心非石·····	57
倚间之思·····	70
旅窗心影·····	77
春宴琐谈·····	84

## 隔 膜

这也是一个人·····	99
-------------	----

春 游	103
两封回信	106
欢 迎	109
伊和他	114
母	117
一个朋友	122
阿 菊	126
萌 芽	133
恐怖的夜	137
苦 菜	148
隔 膜	156
阿 凤	164
绿 衣	169
小 病	174
疑	177
潜隐的爱	182
一 课	192
附录：序(顾颉刚)	19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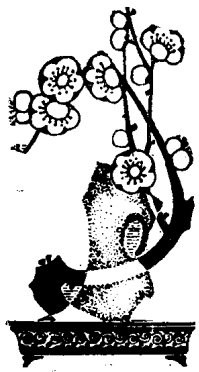
## 火 灾

晓 行	211
悲哀的重载	219
脆弱的心	229
饭	234
义 儿	242

云 翳	251
乐 园	260
地 动	265
旅路的伴侣	270
风 潮	281
被忘却的	287
醉 后	296
祖母的心	303
小蚬的回家	312
火 灾	315
小铜匠	323
两 样	330
归 宿	338
附录之一：扉页题词(俞平伯)	346
附录之二：序(顾颉刚)	347

## 编后记

窮愁







## 玻璃窗内之画像

陶子晋者，毕业于医学专门学校三年矣。为人潇洒风流，丰姿尤俊逸，皎如玉树临风。去年春，广济医院主人聘之任院务。一时颂声相应，谓陶医生神技，能洞见五脏症结，当是秦越人再世也。主人耳众誉，益重子晋，擢为院长。

子晋常以晨八时莅院，夕则返宿于家。其间距才两巷，故往还恒以步。两巷衔接处，有日本人设山本照相馆。屋颇暗陋，略无缀饰。惟艺术极精，故玻璃窗内陈列之照片几满。顾绝弗整理，靓妆佳丽，傍或骈以衰颜黄耆。行人过之，每驻足凝眸，意谓若个老翁何修获此，乃于画里假傍香泽也。子晋固终岁经此者，然亦弗之傍睇，某肆某家，且可闭目以数。盖审熟极矣。

一日晨，子晋洗餐既已，匆匆赴院。经山本馆，三数人方指玻璃窗，相与笑语。唾沫飞溅，目迷如醉，狂奴姿态，颇堪发噱。因亦回头顾盼，见窗内新陈一丽者半身画像，像高及窗腰，笔工精妙无伦。丽者云鬓微松，眼波欲滴，柔荑支口，若有所思；御轻罗衫，雅称身材，窄不切肌，宽不飘举。子晋念是谁家女郎呈此色相，吾自具双目，乃未见有美于此者。更思既有此明艳端丽之画像，彼污浊之老儿男子自当摒弃，即馀诸女像亦形粪土。馆主人斥彼进此，固别具美术之

匠心。人谓其不善缀饰，殆犹未当焉。

子晋既到院，坐医室中。客稀事简，辄闭目追念适之所见，以为厥味至甘。顾饜于脑者犹浅，即其忆起也良弗易。精思良久，亦仅得仿佛。忆眉则遗目，记颊而忘唇，欲寻味其全美，苦莫能得。度今夕返家，山本馆阖矣。如愿以偿，其在明晨乎。夕宿于床，犹凝神冥想，冀此画里美人突然现于心目，解佩赠芍，伴此清宵。然何可得耶？

翌日晨起，倍早于常，整理修饰亦倍急。家人弗测其怀，谓殆将诊人家危病也。行尽一巷，山本馆已启，丽者之像犹俨然居窗内。子晋喜极，不欲雾里看花，遂出手巾清其双目，而后振顿全神，注定卿卿谛视。亡何，渐得理解，以为渠依美丽，摄于双眸，而蛾眉樱口，云发桃腮，复一一足以副之。第不知含羞凝睇，将何所思耶？画工艳福良堪羨，乃得平视容颜，端相姿态，而调铅研粉，为渠勾描。吾亦吟“甘隶妆台伺眼波”之句。然彼美人心里，何曾知有陶子晋其人哉？

自此子晋到院，必驻山本馆窗前，视画像也。盖未抵窗前，而头已右顾；已抵窗前，而足遽收步，胥成自然之习惯。苟拂此习惯者，心必弗适。而此画像似颇存神秘，迴目偷窥，如窥子晋；澄波送笑，如笑子晋。虽并时观者或数人，而美人似都弗之注及。子晋私心窃喜，画里真真，独垂青眼。所懊丧者，不能令推窗出耳。因此医事之暇，动涉遐想。以为苟侦得美人姓氏里第者，或微有端绪之可寻。顾访诸亲朋，颇难启齿。叩于画里美人，第笑而弗言，意似谓儿家门巷，何劳君知也？

某晨，山本馆弗启。门上新糊召租一纸，浆痕犹湿，谓

照相馆已迁去，欲赁此屋者，可诣主人所论价也。子晋心头大震，双目突张，眼珠几夺眶而出。玻璃窗所障既去，可窥见室内，室内乃空无一物，倩影亭亭，都无痕迹，重来崔护，依旧桃花，人面不知何处去矣。及坐医室中，吁叹频作，精散神越，若丧魂魄，诊视疾病，几忘其曩技。同事谓院长病耶，则漫应之。庭花红绽，绿树阴圆，宏丽之建筑，明净之医室，他人以之发吟情舒怀抱者，子晋当之，都如愁天惨域，黯雾迷云也。明晨到院，犹踟躕空屋窗侧，冀或有遗钏堕钗，留与寻拾耶？然此想亦痴绝已。

俄一肩自远来，子晋背空屋窗以避之。窗内坐一女郎，前帘高卷，可望见其鬓发。遽近身，子晋骇然，盖窗中女郎即昨犹居窗内之画中也。女郎流波一笑，自疾驰而去。子晋忽若感电，竟体酥麻。两目如铁受磁，逐自并远。及自弗见，始悟已木立街头。视時計，针指八时半。到院后时，破题儿第一遭也。

天女呈身，容光焕艳，子晋虽眼福靡常，已神韵毕得。转嫌山本之画犹多劣笔。微启瓠犀，含情一笑，此又岂画师所得描绘？子晋竭想之殷，竟得领略其真。高唐入梦，啮其迷离；兜率生天，甘迟十劫矣。

自惊艳后，子晋遂移其所以念画中人者念自中人。然日来晓途之间，画与自两皆弗见。顾空屋之明窗，叹物迹而人远；隔高轩之遥过，惜人面其已非。最恨当时，自夫无赖，乃弗税驾须臾；更恨职务羈人，否则随自俱去，或可得美人里第。倘渠所居为一角红楼，而绮窗间时有鬓光钗影者，则墙外行人，墙里佳人笑，相思渴病，岂不因而消除耶？方思念间，

侍者进曰：“翠云巷某氏适以人来请医生，视其家姑娘之病。病象绝危，须即赴也。”子晋意微愠，以为此病人殊可憎，乃断我妙曼之思。即命侍者集舆夫，己则理其药笼医具。须臾，登舆出院。舆夫皆好身手，举步如飞。过喧市，遥见一山本馆之商标。子晋心动，瞬息抵其门，见馆址较前已不侔，极崇鬯华丽之致，而挂壁之画片中，美人像固巍然在焉。急侧首顾盼，藉慰相思。然才接容光，山本馆已向后驰去。

舆抵某氏，一十余年儿出迓，谓“家姊以晨罹病，昏厥已屡，今犹未醒也。”旋导入绣闼，帘幕低垂，帐幔深掩。旁坐一中年妇，愁眉紧锁，时闻叹息，殆病女之母。见子晋至，遽启帐呼曰：“医生来诊儿矣，彼能令儿速痊也。”然弗闻应声。子晋顾视枕上，而头脑顿腾跃不已，眼眶狂热，几于发火，第见千万金花缭乱舞飞于前，而足以不进。盖颓然卧枕上者，即山本馆之画中人，亦即街头一见之舆中人也。流眄倩笑于舆中，十数日间耳。山本馆丽影，适之所见，亦无恙也。是何恶魔，而令为一息恹恹之病潇湘耶？想望斯人，蓬山修阻。一朝重见，宁非良缘？然重见乃于病榻昏沉之际，子晋能不魂摇心碎哉？

中年妇旋招子晋曰：“医生请坐此，诊吾儿脉。”其时已抱女一臂出于衾外。子晋乃勉自镇摄，就床前坐。见女衣淡红里衫，袖缀钻扣一行。其母方为一一解之。目紧合，当日眼儿媚，弗知何去。容颜亦惨暗无光，远逊舆中之时。即画里丰姿，且只余一二。子晋凄然，默念曩谓再接芳容，除非梦里，今乃坐于床头，且将握子纤腕，此则谁豫料耶？视女春葱，犹无婚姻之约指，则复窃喜，以为门墙姓氏，一一心头，

子病就痊，吾谋媒灼耳。时袖扣尽解，子晋方伸手欲按，女喉间忽有细声如缕。子晋遽缩手，低语女母若弟曰：“且勿声，亦毋令动，苏矣。”室中乃寂然。女忽张目注子晋，泪涌如泉，似含无限悲意。顾其柔媚，益莫可伦。似两腮泛红色，如晴旦之霞。子晋睹状，知非佳朕，心痛如割烹，然弗敢言。女忽竭其微力，断续言曰：“……依……去矣……母亲……虚爱依……”语至此，目渐合，脸霞亦渐消。子晋时已半就昏，殆未聆母亲二字。一腔酸泪，遂如马背健儿斩关夺门而出，滴女淡红衫袖，如桃花片片。

1914年6月16日发表

## 穷 愁

阿松有衰母，聩且瞽。赁王家矮屋，未偿租值者三月矣。每来索逋，辄哀颜谢。王家人殊弗顾，谓“更一月延者，我且驱尔出舍，然后与尔计所负。”阿松惶恐。俄思一月期犹遥，阿母殍餐则旦暮间事，必弗能缺，吾且舍远谋迩耳。遂启其瓮，瓮裂纹如蛛网，探手其中，出青蚨三百，其生计之母财也。持赴饼肆，易饼盈盘，以昧旦伫于乡立小学校之侧。小学生爱学校逾于其家，朝食以赴。或嫌不耐，则挟资而食于校。见阿松饼，群喜其甘美，皆乐啖之。故学生之求钱于父母也，恒曰吾将市阿松饼。迨铃声既鸣，学生始课，则阿松之盘已空，累累之饼还化青蚨，惟数之为四百，益子金矣。以兹所赢，量米衡薪，然后赎母子一日之弗饥。儿童诚可爱，一味天真，恶尘不染，一饼之微，而寓慈善之意焉。小学校星期有假，学生弗集，阿松则携盘而入市。顾所赢殊菲，不逮赴校之日。而食欲固弗可过抑也，乃少少损其母金，于六日中勉事撙节，更补足之。为此生涯，亦已周岁矣。

先是，阿松服职于丝厂，为境微裕于今。无如工厂之制，昌于西土，殆如逾淮之桔，迁地弗良。丝厂旋歇业，阿松遂失所依恃，穷愁嗟叹，累三四月，始传曩之丝厂，有某富人继起承办。一缕希冀直透心窝，如久病之饮灵药，海夜之靛

明灯也。急投厂中，效毛先生自荐。念厂中工作皆所素习，具辞以告，必见甄录也。然厂中人竟以工满辞。一掬精诚，遂堕万丈之渊，不克自振。后闻今之任工者，非巨绅所介绍，即富室所致意。盖失业之辈既众，即求职之途益艰。欲祛其艰，遂不得不乞灵于有力。阿松所识不出里巷鄙夫，豪富阶除，平生所未履，宁复有为之解艰难而登衽席者耶？阿松思吾母老矣，且残废，即富贵中人当此，将亦自悲衰颓，况于吾母饮食弗周，度其老怀中必有深痛至戚。惟以爱我弥甚，故不我告，并不我咎耳。为人子者，即弗言甘旨，朝昏餐食当谋无饥。而吾今乃不然。倘以奉养有缺，致促其残年，一旦不讳，吾罪当入何层地狱耶？遂谋之母，将为负贩，沾微利。母大悦。阿松自赋闲，柴米所需，均措之邻右。张家假百，李家借十，情亦大可怜。然侠情高义，往往于贫贱求之，惟贫民窟乃多和蔼乐善之人。阿松贩饼资本乃假自对舍潘媪。媪老而寡，为人缝纫以自活，一宽厚慈祥之妇人也。

某日晨，阿松梦回欲起，时榻旁老母亦醒。以室无窗牖，遂如仍在宵夜，光明之泽弗被。寒贫可叹哉。老母倾耳松榻，微闻转侧，以己之弗良于听也，度人皆聋，则高声曰：“松儿醒耶？今日星期，尔不贩于校而贩于市，市集较晏，尔可饱睡。连晨早起，当欠睡债也。”阿松答曰：“儿暂醒，旋当复梦。吾母宵眠安耶？今日晓寒滋厉，母仅拥薄被，吾且为母增暖也。”言已，起赴室隅，出败絮于破筐，色如积灰，且弗松，以之密裹母身。谓曰：“请母安眠也。”母唯唯应，其音模糊，亡何而邯郸重步矣。阿松见母入梦，即弗复睡。念今日新寒，非棉何暖？阿母一袄，春间已敝，不与补缀，何堪着体？此际



吾母沉睡，正可为之修饰。乃引线穿针，捧袄以缝。手腕生涩，类文人宰割，殊不中绳墨也。忽复停针，瞪目向壁，眉额间立呈蹙痕，则自伤生涯惨淡，未审何日始令老母弃此敝衣，易御新制也。

工毕，母袄仅完。补痕重叠，乃重而弗柔，殊不适衰年体。然阿松以为当聊胜于无也。继之即煮粥。伏室隅破釜侧，火才举，烟弥一室，缕缕折入母鼻，母遂复醒。闻其子析薪声，知子已起，语曰：“我一梦复多时矣。”言已，欠伸欲起。阿松亟以补袄进，曰：“儿无状，弗能令阿母温饱。铢棉未办，无计御寒。此袄敝旧无温，复请吾母加体。儿罪戾滋重，乞母宥之也。”母抚袄觉微异，讶曰：“襟袖间破絮，曩固累累，今何往乎？”阿松曰：“儿适补之也。”母浩叹曰：“尔之奉养可谓尽心。吾虽食贫，讵能责尔？世惟财力是尚，温饱愉乐，胥财之媵耳。我家适短此，复无乞怜之门，则冻馁寒苦亦其宜也。幸尔非弱者，犹能以小贩自存。非然者，以余老病颓躯，当早委泉壤矣。”言已，泪自瞽目中潜流而出，如伏泉；自披其敝袄，弃床而起。阿松凄然，归其釜侧。须臾粥熟，盛以碗，侍母共餐。肴饌殊俭，盐腐一碟而已。阿松思当有以宽母怀者，乃停箸言曰：“今岁大有，农圃极丰。昨我籴米，每升廉价三钱。闻肆中人云，后当更廉也。吾侪小民，别无所冀，米贱薪廉，便云至福。此岂非好消息耶？”母闻之，枯颜之上忽呈愉色，口喃喃宣佛号不止。

食已，阿松携饼将出。母呼曰：“儿何衣？”阿松曰：“御夹衫，儿固弗畏寒也。”母曰：“儿日以清晓出，今后寒且益肆，岂亦以夹衫御之耶？吾语尔，自今日始，日节用度十之三，一